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四十七回 小廣寒法曲舞霓裳 大鬧熱飛觴折桂令

卻說這日已是中秋佳節，秦府向例兩府的人合一塊兒過節的。此時桂花正開，袁夫人叫把席擺在東花園的小廣寒去。到晚，袁夫人便帶著漱芳、茜雲先到南正院來請柳夫人，見滿屋子都擠滿了人。原來瑣琴、素秋、菊農三人柳夫人不放他們回去過節，便都在這裡。軟玉、蕊珠原打早間去拜太夫人的節，想陪著太夫人過節，太夫人不許他們在庵裡住，所以也剛回來了。藕香、婉香、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賽兒俱在。大家見袁夫人便多站起。袁夫人讓了坐，因問眾人說：「東花園山上桂花開的正好，今兒便在那裡賞月，那月供便放在桂花樹下。」大家都說甚好，便喊掌燈，一起出來向東正院走廊上出去，仍接著走廊，彎彎折折的到了迴廊曲曲的所在，打晚春堂門口繞過，從皺碧亭走上循山游廊，漸漸高去。一路上都點齊了燈，望下去有幾處沒人走去的所在多不點燈，琉璃瓦上照著月光還籠著煙，大家俯望了一會，便都上去。早一陣風來，那桂花香氣直參人鼻，來到月洞門口，見滿天井幾十株桂花開得金粟似的，那月光斜照在西首廊上，眾人便打西首廊上走去，罩著滿身都是花影兒。砌下有幾個蟋蟀在那裡咕咕的叫，台階上鋪滿了桂花兒，中間月台上設著月供；一座絹紙紮成的月宮，裡面樓台花木和走馬燈做的嫦娥、玉兔、冰蟾、白兔俱齊，中間燒著一炷門香和著桂花香氣，攪得氤氳氳氳。月色又迷迷77不甚清楚，那香煙浮空飄著就和雲氣似的，一陣風來桂花落的滿身，衣袂皆舉。婉香笑道：「這裡倒真像清虛府呢。」麗雲笑道：「月姥；娥、素娥、青女到都有了，只少得一個兔子。」美雲指著賽兒道：「那便是他了。」袁夫人和柳夫人都看著賽兒笑起來道：「還不擰他的嘴去。」賽兒笑道：「做個兔兒也是有趣的，怕還輪不到我呢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你放心，誰來搶你的美名兒。」賽兒笑道：「寶叔叔。」大家都笑起來。進中間院子，見上面設著六扇圍屏，也挑了燈，居中極大的一張圓桌卻空了，中間是十六張扇面茶几，擺一個圈兒，大家便依次坐下。是柳夫人第一座，袁夫人為二座，下面便是瑣琴、素琴、菊農、婉香、軟玉、蕊珠、藕香、漱芳、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茜雲、賽兒，卻空了一位本該是寶珠的，這會子不在，便把葉魁喊來坐了。蕊珠下首一座，婉香等看他年紀比寶珠小些，一切言語舉動迥然各別，不知怎麼有一種討人厭的樣兒，也不去理他。丫頭們篩上酒來，大家吃了一巡。柳夫人轉圈看了一遍道：「今兒人也不少，怎麼少了個寶珠便冷清清兒的。」袁夫人笑道：「他們在場，不知道還冷清到那樣呢。」柳夫人點點頭兒，便拿一個月餅掰破了吃著道：「今兒太冷清，抽腸子行令也沒得趣，還是叫春聲館孩子來這桂花地下舞一回兒，倒好玩。」大家一齊說好，便喊丫頭們往兩花園傳去。一時伶兒、嫩兒、細柳兒等都來了，請過安，便先到對面迴廊上坐著，打起十番鑼鼓，夾著笙簫，甚是幽雅。那時月色漸漸的明了，滿院子燈也通明了，風瑟瑟的把外面桂花香氣吹得滿屋子噴香。婉香笑道：「這桂花到開的很盛人，家家的總開的沒這樣，早想這花也是預來給兩位太太和兩位嫂子報喜的，你們不瞧那月台上的燭花也開成一對如意樣兒呢。」柳夫人笑笑，袁夫人也很歡喜。忽一陣鑼鼓響，對面走廊盡處月洞門上擁出許多盞雲燈來，一串兒的有十幾盞，都是小孩子手裡拿著，打桂花樹底下，高高低低一來一往的穿著，忽接成一道雲街，周回的擁了一轉卻兩行兒分開接成八字式了，雲燈盡處又著地擁出一朵雲，上面站著一個仙女，霓裳霞佩，儀態萬方。眾人定睛看時，卻是嫩兒扮的嫦娥，口裡唱著，後面跟出一隻兔兒燈來，忽一道燄火過處，又擁出兩朵雲燈來，看是唱老聲的大春奎扮了唐明皇，一個唱淨的四喜兒扮了葉法士，唱著出來，滿天井都擁著雲燈，那月色照入院子裡來，桂花更香了，那笙簫聲音幽細的很，柳夫人一面看著戲，一面喝著酒，高興的很。見滿屋子被月光移進來些花影兒，因燈光短著不甚明白，便叫把裡外的燈一齊吹熄了。那月光便雪亮的照著各人滿身，大家都說有趣，滿飲了一杯，忽對面月洞門口點起一盞白色電燈來，那光直逼的人影透明，望去見亮光打月洞門射進來，宛然一座月宮，忽然又走出五六個女孩子扮的仙女，手裡都拿著樂器，吹打著出來向桂花樹大跟著雲燈一往一來的，吹著唱著舞著，滿座的人都看的出神了。丫頭們送菜上來，猛不防葉魁甩起一隻手來一撞，把一碗湯倒的滿手，因那湯是燙的，一失手把個碗打的粉碎，大家吃了一驚，那茜雲的貓兒早跑去搶著吃了，眾人都笑起來。一時戲完了，大家都飲了一杯。茜雲道：「咱們今兒便把我這一個貓行一個令好嗎。」柳夫人問怎麼樣一個行法。茜雲道：「折一枝桂花，咱們一順兒傳過去，貓叫一聲便住了，花在誰手裡誰喝酒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這個你能作弊，我不來。」茜雲道：「那我把貓交給你好嗎。」婉香笑應著，賽兒忙道：「婉乾娘可不要聽他的哄，前兒我和他來過，他把貓交给了我，我打他弄他擰他他死也不肯叫，我選了他，他不知怎麼弄，只看輪到我那貓便叫了。」袁夫人笑道：「你們不知道？」茜雲忙叫太太不告訴他，袁夫人便笑笑不語。漱芳道：「還是你把貓交給我吧。」茜雲料想他不知訣竅，便捧過來放在他身上，丫頭們便折一枝桂花交柳夫人手裡，便由柳夫人起一順輪下去，可巧到茜雲手裡，那貓叫了一聲，茜雲甘心情願的飲了一杯，再輪到他手裡，貓又叫了，茜雲駭異道：「奇了！」又飲一杯。再輪到他又叫起來，茜雲便說有弊，漱芳笑將起來，茜雲笑道：「好好，二嫂子你好。」大家因問漱芳，漱芳笑道：「他這個貓也有點兒脾氣，你越欺弄他，他越不叫，你這拿手向他額上撫撫他的順毛兒，他才肯叫。」說著因撫撫，那貓果然咪咪的叫將起來。婉香笑道：「那你不該連要他叫三杯叫他知道。」漱芳笑道：「我只弄他叫了一聲，第二回是麗妹妹學出來的，哪裡真是貓叫，這會子我不弄他，他卻自己叫起來。」大家都笑。柳夫人因道只個不公，還是叫伶兒們擊鼓傳花罷，合席說好。丫頭們便叫伶兒捧著鼓到月洞門外敲去，這裡仍打柳夫人傳起，才到袁夫人手裡鼓便住了，滿屋子便嘩然稱賀，漱芳早滿滿的斟了一杯送與袁夫人，袁夫人便飲乾了。又傳過去，卻好到柳夫人手裡，鼓聲又住了，大家又哄然稱賀，說今年兩位哥兒定恭喜了，柳夫人也高興便喝了一杯。重又傳起，卻到婉香手裡住了。麗雲等又嘩然稱賀，婉香笑道：「那我可有什麼可賀的事。」麗雲笑道：「寶哥哥高中了也該賀你。」婉香道：「這又奇了？」袁夫人也插笑道：「婉兒的喜，定是來年得個狀元郎呢，寶兒中學那算是得什麼。」柳夫人也笑道：「好好三太太講的是呢。」藕香在旁道：「妹妹快乾這杯喜酒兒，」婉香剛要吃了交令，被他這樣一說便放下不吃道：「這兩位太太和姐姐妹妹總拿我開心也罷，我便給太太做個歡喜團兒罷。」麗雲嗤的一笑，婉香紅了臉道：「麗妹妹又笑什麼，我以後和你講話真要先在肚子裡輪一轉兒呢。」麗雲道：「誰笑你來，快吃了這杯子喜酒再講。」婉香定不肯吃，柳夫人說：「你吃了我不許他們笑話便了。」婉香才飲乾了，麗雲看了他一眼，婉香不理，便將花兒從婉香傳起，可巧到麗雲手裡住了，麗雲怕婉香笑話，不等他開口，便把酒忙一口飲了，婉香看著笑道：「忙什麼，怕誰搶你的吃呢。」麗雲剛喝了沒嚙下，聽著不禁失笑把酒卻噴了綺雲一臉，綺雲笑著罵起來，麗雲連連央告，笑著把自己帕子替他揩拭，茜雲也惱道：「我臉上也有了，快給我揩呢。」麗雲一扭頭道：「我不信便噴到你那裡，又詐我來。」茜雲不依，經賽兒替他揩了揩，又講些好話才罷。一時合席都傳遍了，只葉魁沒接到手，便手舞足蹈的說不公，一帶手把婉香手裡的杯子又碰碎了。蕊珠著實過意不去，忙拿自己的杯子送給婉香用，婉香卻毫不介意，仍舊談笑自若。一時擺上飯來，大家吃了口，便各散坐一會。月色已斜上東牆，便叫掌燈，一齊走下山來，早覺得涼露滿天，那些樹葉都津津的映著月光和綴著許多串水晶毵兒的一般。一干人出了東花園，兩夫人和藕香、漱芳、茜雲、賽兒便各歸院子。葉魁仍送進書館睡去。這裡婉香、瑣琴等一同打寶珠樓上繞到一粟園山上，瑣琴、菊農、素秋便打留餘春山房這邊下山回去。軟玉、蕊珠、美雲、麗雲、綺雲都在惜紅軒略坐一會兒，各自分路回去。婉香卻獨自憑欄一望，見山下幾對風燈引著各人分頭向月下走去，遠見洗翠亭在池面上籠著月光，籠著別具清致；便賞玩一回。聽漏聲已滴二下才歸安寢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

好月正宜同醉酒，深宵猶愛獨憑欄。